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景定建康志卷三十三

宋 周應合 撰

文籍志一

文籍生於伏羲世久益繁凡治亂安危成敗得失其理著於經事具於史議論感慨發於文章居今知古頼此耳孔子觀夏殷之道徵之杞宋文獻而不足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文籍蓋觀國之所重歟究其所以始驗其所以終法其所以得鑒其所以

失必善用文籍者而後能用其國耳皇朝初平江南得書六萬卷盖南唐以前有其書而不能用天錫我宋而善用之書非徒書矣武恵王曹彬策勲而還琛寳無所取滿載皆圖書武帥讀書固藝祖皇帝之所深勉况文人乎公卿大夫士讀其書而用其書見之行事則忠孝大節追配前古著之言辭則詔令傳後皆有補於世道今以建康所存之書序列於前其鋟梓者次之刻石者又次之若歴代文章之有關於建康而散見於諸帙者

又選而梓之非曰夸富於文籍庶有可徵之文獻云作
文籍志

書籍

皇朝開寶八年平江南命太子洗馬呂龜祥就金陵籍
其圖書得六萬餘卷分送三館及學士院其書讎校精
審編秩全具與諸國書不類雍熙中太宗皇帝以板本
九經尚多訛謬重加刊校史館先有宋臧榮緒梁岑敬
之所校左傳諸儒引以為證祭酒孔維上言其書来自

南朝不可按據章下有司檢討杜鎬引貞觀四年勑以經籍訛舛蓋由五胡之亂天下學士率多南遷中國經術寖微之致也今後並以六朝舊本為正持以詰維維不能對天聖七年丞相張士遜出守江寧建府學奏請於朝全賜國子監書紹興初葉夢得為守嘗求周易無從得蓋當大兵之後舊書無復存者夢得乃捐軍賦餘緡六百萬以授學官使刋六經後七年夢得復至詢漢唐史尚未有又捐公厨羨錢二百萬徧售經史諸書為

重屋以藏名之曰紬書閣而著其籍於有司後閣燬於火籍與書皆不可見至紹興十六年高宗皇帝親書九經及先聖文宣王贊刻石於國子監首以石本賜建康今藏於府學之御書閣而經子史集之僅存者皆附焉景定二年留守馬光祖念文籍之闕復求國子監書之全以惠多士

御書石經之目

周易三卷　尚書三卷　毛詩四卷

周官一卷　禮記一冊　春秋經傳十五卷

孝經一卷　論語二卷　孟子五卷

文宣王賛一卷　樂毅傳一卷　羊祜傳一卷

經書之目以下兩學見管

周易二十六本監本正文　建本正文　監本注　監本注疏　建本注疏　正義　大傳　監繫義　約說　易索　或問　太玄集注　監本程氏傳　婺本程氏傳　伊川繫辭　橫渠解　朱氏解　麻衣解　十先生解　胡先生解　沈丞相子傳　監本義海　龔氏解　了齋解　劉教授解　婺本義海

尚書二十四本監本正文　建本正文　婺本正文　監本正義　建本正義　建本注疏

監本注 胡安定解 東坡解 荆公解 張博士解
史教授斷 羅氏解 陳氏解 呂伯修解 孫曾
解 劉博士解 蕭先生解 疑難集解 羣儒解
石林解 吳才老解 新注 治要

毛詩十三本 監本正文 建本正文 監本正義 建
本正義 監本注 建本注疏 婺本注
呂氏讀詩記 歐陽義 潁濱解 總義 意義 新
經

周禮七本 監本正文 建本正文 婺本正文 監本
注 建本注 婺本注 監本正義

禮記二十二本 監本正文 建本正文 婺本正文 監本儀
監本注 監本正義 音義 監本儀
禮 建本儀禮 儀禮正義 儀禮疏 中庸大學
中庸大學解 中庸約說 中庸大學廣義 無垢先
生中庸大學說 大學衍義 中庸講義 禮象 三
禮圖 中庸大學集義 集畧 少儀列傳

春秋二十七本 監本正經 監本注 上下經 春秋 年義 監本左傳 建本左傳 左傳 正義 注疏 監本公羊正文 監本穀梁正文 監 本公穀二傳 公羊正義 穀梁正義 春秋釋文 伊川傳 胡氏傳 春秋辨疑 左傳法語 春秋釋 例 春秋纂例 經典釋文 左傳事類 名臣傳 左氏摘奇 西疇解 師先生解 監本國語

孝經十二本 監本正文 古文 監本正義 鄭康成 注 唐明皇解 古文指解 二程師說 范侍講解 二老指解 釋文 刊誤 法語

論語三十一本 監本正文 川本正文 監本注 監 本正義 建本疏 程子解 伊川說 龜山解 朱子集注 朱子詳說 朱子語類 東坡 解 潁濵拾遺 謝上蔡解 張無垢鄉黨說 游氏

解 范學士解 南軒說 葵軒解 汪省元直解 施景明解 洪氏解 曾文清義 文瑩解 釋言 義原 集義 十說 大意 諸儒集義 集略

孟子十四本 監本注 建本注 川本注 朱子集注 朱子要畧 張無垢拾遺 三山解 文瑩解 王博士解 五臣注 直講 晉之解 諸儒集義 集畧

史書之目

史記 古史 國語 戰國策

前漢書八本 紀志表傳 法語 字類 博聞 發揮 史評 荀悅漢紀 史編

後漢書六本 紀志表傳 法語 精語 博聞 袁宏漢紀 白虎通

三國志　晉書　宋書　南齊書　梁書　陳書

隋書　魏書　北齊書　周書

唐書十三本舊唐書　新唐書　六典　會要　發揮　糾謬　摘寔　論斷　唐鑑　音訓

鄭節　呂節　政要

五代史　歷代制度　編年通載　七制三宗

史傳論　十七史賛　十七史蒙求　通典

資治通鑑監本　蜀本　建本　外紀　舉要　朱子綱目　綱目發明　釋文　通歷　撮要　袁氏本末

皇朝聖政　三朝寶訓　垂拱龜鑑

續資治通鑑長編全本節本　稽古編年　隆平集

子書之目

孔子家語監本建本　曾子　周子通書太極圖觧　程子

老子　莊子　荀子　揚子　文中子

列子　抱朴子　孔叢子　管子　鶡冠子

淮南子　劉子　尹文子　商子　公孫龍子

韓子　鄧析子　杜牧之注孫子　揚子法言

道德經注王弼司馬公　十一家注孫子　太玄經

施子美七書解　墨子　南華經釋文

理學書之目

濂溪集　程氏遺書　伊川集

橫渠集　正蒙書　司馬温公家範

温公居家雜儀　温公書儀　武夷先生集

胡子知言　晦菴大全集　朱文公語類

朱文公語録　朱文公感興詩　朱文公小學之書

朱文公年譜　晦菴東萊學規　南軒先生集

張宣公語類　東萊集　呂氏鄉儀

諸儒鳴道集　十三朝言行錄　近思錄

修學門庭　書堂講義

文集之目

先秦五書　楚辭集注　文苑英華

揚子雲二十四箴　淵明集

梁昭明集　文選　唐文粹

張曲江文　韓昌黎文　柳柳州文

陸宣公集　陸宣公奏議　顔魯公集
李衛公集　李太白集　杜工部集
樊川集　獨孤集　李翺文
蔡邕獨斷　東白堂集　長慶集
李文公集　皇朝文鑑　富鄭公奏議
乖崖集　六一公文　秦少游文
陳了翁文　范太師文　胡澹庵集
范文正公集　臨川文集　南豐集

陳無已集　范蜀公集　范蜀公奏議

嘉祐集　徂徠集　宛陵集

老蘇文　三蘇文　東坡大全

曲阜文　華陽文　蘇魏公文

李泰伯文　忠惠集　節孝先生文

龍溪文　巖谷文　馬子才文

五溪集　豫章集　欒城集

胡文恭集　骨鯁集　憂五集

京口集　南州集　廬山前後集
張文昌集　見一堂集　東湖居士集
東牟集　東窗集　盤洲集
慶歷集　陳止齋集　文海
姑溪居士集　青山集　陳侍郎奏議
鄒忠公奏議　范忠宣公彈事　諫垣集
經緯集　韓魏公諫稾　范忠宣公國論
張公奏議　定庵類藁　竹軒雜著

范蜀公正書　諭俗編　百家詩
東坡詩　李嘉祐詩　李商隱詩
喜雪詩　曾使君詩　神秀樓詩
瑞麥詩　梅山詩　極目亭詩詞
集韻　杜詩押韻　張孟押韻
救荒活民書　璜宮雜著
圖志之目
三禮圖　釋奠圖　指掌圖

九域志　江行圖　水經

麟鳳圖　元和郡縣圖　建康實録

乾道建康志　慶元建康志　景定建康志

諸郡志（鎮江 嘉禾 姑孰 東陽 四明）　廬山拾遺　四明鄉飲圖

類書之目

藝文類聚　白氏六帖　皇朝類苑

翰苑羣書　記室新書　四時纂要

事物紀元　世說新語　世說敘録

太平廣記　初學記　職林

說苑　職官分紀　四庫闕書

書林　千姓編　文章緣起

紺珠集

字書之目

禮部韻略監本建本　廣韻　玉篇

經典法帖　文公法帖　九經字樣

班馬字類　許氏說文　說文解篆類語

字寶　韻譜　埤雅

佩觿集

法書之目

刑統　三省總括　紹興令

紹興勅令格　紹興勅令貢舉　御試省試勅令

紹興刑統　太學勅令

醫書之目

神農本草　黃帝素問　大觀本草

圖經本草　本草單方　太平聖惠方

膏肓灸經　銅人灸經　衛生方

治風藥方　備急藥方　養老奉親書

小兒藥方

書版

橫渠易說一百六十八版　易象圖闕

易索一百四十五版　周易終說一百二十版

李公易解二百八十版　學易蹊徑一千五百版

禮記集說四千六百版　春秋講義三百一十版
春秋紀詠四百九十三版　語孟拾遺一十九版
東坡論語一百二十版　論語約說三百二十版
孝經集遺一十九版　程子一百七十九版
近思録二百六十版　小學之書二百一十版
朱文公年譜一百二十版　師說一百五十四版
四家禮範一百五十版　釋奠通祀圖三十五版
諸史精語七百三十版　通鑑筆義一百五十五版

建康實録七百四十版　六朝事跡二百三十版
乾道建康志二百八十版　慶元建康志一百二十版
景定建康志一千七百二十八版
皇朝特命録四十五版　翰苑羣書二百五版
集賢注記六十一版　文昌雜録九十二版
東觀餘論二百一十版　富文公賑濟録六十二版
救荒録一百八十六版　活民書一百七十六版
唐花間集一百七十七版　重編楚辭五百七十版

杜工部詩五百一十版　少陵先生年譜六十八版
金陵覽古詩三十五版　金陵懷古詩八十五版
莊敏遺事三十二版　棠陰比事五十六版
松漠記聞四十五版　江行圖録六十五版
張公奏議二百六十版　李公家傳一百四十五版
保慶集一十九版　清暉閣詩四十六版
輶軒唱和三十一版
和晏叔原小山樂府二百四十六版

寒子山詩六十八版　蘇氏道德經八十八版

大一醮式三十二版　產寶類要一百七十五版

小兒保生方五十一版

錢氏小兒方一百四十五版

張氏小兒方二百一十版　海上名方六十五版

余山南昇果二十二版

西山先生心政經九十六版

半山老人絶句三十八版

西山先生文章正宗一千九百九十六版

選詩演義七十三版

余山南南軒講義三十五版

余山南讀易記六十五版　傷寒須知二十六版

小兒瘡疹論方二百二十版

石刻

皇朝御書御製詔令碑刻已録第四卷

前代近代諸墓碑已載各墓下

顔府君碑　維摩居士像碑

王羲之書蘭亭記　王羲之書樂毅論

冠軍將軍史爽石柱　盤白真人李僊公碑

子隱堂記　興嚴寺塔記

宋昭靈沈襄王廟記　齊尚書令巴東獻武公碑

海陽三碑謝朓撰　梁蕭武帝寺記在鹿苑寺

始興忠武王碑徐勉造在黄城村　司空安成康王碑劉孝綽撰

永陽昭王碑徐勉撰　臨川靖惠王碑

吳平侯蕭公碑　建安敏侯碑在淳化鎮

梁都承旨題名碑　許長史舊館壇碑

梁宣帝明帝二陵碑　九錫碑

太元真人司命茅君碑　陶隱居帖玉晨觀

義和寺額梁昭明太子書　草堂法師碑

司徒鄱陽忠烈王碑　華陽宮記

陳景陽宮井欄題刻　陳宫石井欄記蘓易簡撰

趙知府題棲霞寺山天開巖詩

王給事棲霞寺詩　　攝山棲霞寺詩碑

隋平陳碑　　隋朝律大師碑

唐明徵君碑高宗御製在棲霞寺　　唐重建蔣山開善寺記

神霄宫銅鐘文　　華陽頌碑

紫陽觀王先生碑　　陶隱居碑邵陵王蕭綸撰

崇禧觀碑唐三拾遺孫處立文　　靈寶院碑

華陽洞唐玄宗授上清籙碑

禁山碑在玉晨觀

句容縣令夲公德政碑張景毓撰

方山洞玄觀勅還鐘碑　王清觀回等碑

下泊宫記黄洞元撰　貞白先生碑邵陵王蕭綸撰

祠宇官白鶴廟記　玄靜先生廣陵李君碑

茅山紫陽觀玄靜先生碑柳識撰

玄靜先生勅書碑

三洞景昭大法師韋君碑陸長源撰

崇玄聖祖廟碑李德裕建　孔子尹直父贊皇公三碑

孝子張君紀孝行銘　孝子旌表碑贊

茅山孫尊師詩碑 李德裕文　題陶隱居銘葛僊公碑

青玄觀九天使者功德殿記 賈移撰

宣州漂陽縣承僊觀玄宗先生碑

盧大王廟記　重換目空廟殿記

祭酒史公仲謨碑 賈曾文　瀨水貞義女碑 李白文

潘城寺碑

禮部侍郎劉府君神道碑 裴度撰

白府君銘從姪居易撰

貞索先生碑徐鉉撰

紫陽觀碑徐鉉撰

許長史月井銘徐鉉撰

玄博大師王君碑徐鉉撰

五雲觀碑晏殊撰

昇直王先生謚贈碑

百福寺銅鐘碑

佛窟寺碑孫忌撰

多心經碑

蔣莊武帝廟碑徐鉉撰

張長史千字文碑

溧水顏魯公敘

永僊觀宗先生碑

李白鳳凰臺詩碑

句容修夫子廟記開元十一年

李順公碑高越書在西門外　張懿公碑在石頭城後

李後主祭悟空禪師文在清涼寺

開善寺井記在蔣山寺

南唐追封慶王碑在城南婁湖橋韓熈載作

宋齊丘鳳凰臺詩　太守題名碑

金陵圖　建康圖

建康府重建貢院記陳天麟　江東運司試院記李道傳

建康府新作貢院記楊萬里

野亭先生祠堂記 倪屋作　野亭先生祠贍祠規式碑

馬欟文生祠記 趙與孫益大作　父老建馬欟文祠記 劉夢周作

青溪先賢堂記 周應合作　溧陽縣學四先生祠記

聖母惠澤龍王一祠記 在蔣壇寺

忠節王公廟記 劉岑作　府治三聖廟記

秣陵東嶽廟記　在城武烈帝廟記

江瀆廟記 黄度作　昭靈沈褭王廟記 陳克咨作

鐵塔寺二判官廟記　越臺三聖廟記

惠澤王廟記　顯忠廟記洪邁作

廣惠廟事跡記沈瀛作　馬司真聖廟記馮去非作

聖烈王行狀碑　武氏石室碑

正顯廟記　褒忠廟記葉夢得作

蔣武帝廟記　棲霞寺佛殿記

攝山白雲庵記　能仁寺記

天慶觀記章公權作　吉祥寺記

永寧院記劉岑作　戒壇寺記韓元吉作

殊勝寺記楊天麟作

明慶寺記

保寧寺碑

定杯寺記朱舜庸作

聖湯延祥院記

蔣山妝繪大佛殿記

寶公行狀碑

天禧寺重修寶塔碑

二藏道公塔記

北山移文碑

高座寺銅鐘碑

三茅真君像記

道光泉記

八功德水記

雙女墳記

左伯桃墓詩

馬裕齋書格言碑六 寬平篤厚敬覺詳緩喜聞過強為善 願我壽命長廣行一切善

願我福德廣普濟一切人 一日之事在寅一年之事在春一生之事在勤一家之事在身 無益之言勿聽無益之事勿為無益之書勿觀無益之友勿親 和平福之基忿躁禍之隨謙恭德之吉驕傲身之賊

高齋記 胡宿作

子隱堂記 梅摯作

涼館記 元時敏作

籌思堂記 邊惇德作

四老堂記 韓元吉作

思政堂記 章謙作

忠宣堂記

飛泳堂記 楊邁作

戲綵堂記 王埜識

達尊堂記 范先作

忠實不欺之堂記陸景思作　清如堂記梁椅作

東治亭記梅摯作　籌思亭詩碑王安石范純仁王扣作

此君亭歌毛漸作　賞心亭東坡長短句丘宏作

昭陽亭餞別留題李書　昭陽亭詩張栻元作

二水亭記史正志作　八功德水亭記趙師晉識

新亭記史正志作　蘭亭記李洪識

雙玉亭記劉宇作　翠微亭記吳淵作

鳳凰臺記馬覲文作　賞心亭記蕭山則作

川泳軒記周必大作
存愛軒記周師成作
敬齋銘傅行簡作
使華園記戴桷作
政足園記戴捐作
繡春園碑高定于識
府學御書閣記游九言作
青溪閣記張椿作
德所新建門樓記馬光祖作
東南佳麗樓記李衢作
葛僊公鍊丹井銘景通作
濡惠泉記王元忠作
舍利泉記李處厚作
忠孝泉記周虎作
道光泉記
義井記李廸作

廣濟新倉記 趙彦端

平止倉須知碑

平止倉省劄指揮碑

平糴倉省劄碑 岳珂立石

復置平糴倉省劄碑 舒滋立石

平糴倉記 吳淵作

泛惠指揮碑 趙善湘立

親兵營記 游九言作

沿江新建游擊軍記 胡居仁作

宋興寺奉省劄養濟兩院碑 黄度作

真運使申遺弃小兒省劄碑

余運使申置寔濟院省劄碑

奉旨建寘濟院記 馮去非作

建康府新安樂廬記 馬元演作

二王帖

裴將軍帖

宋忠簡公帖

章尚書墨帖

劉給事墨帖

張狀元墨帖

安撫司書帖右約

蘇東坡近移文

臨川王游碑

蔣山西庵墨帖

張丞相墨帖

蔣山丹霞訪龎居士

真運使版榜移文

張狀元請疏

張都督祭病親刻　柳子厚送薛存義序

洛神賦　責沈碑

張賜記碑　韓元吉餞別留題

崇因寺范石湖碑　章尚書題范石湖碑

横渠先生大字碑　濂溪先生大字碑

王尚書石頭城大字　清涼寺詠竹賦

登山銘無為贊　韓南澗茶蘼亭詩

馬野亭吳琚遊青溪浪淘沙詞

總得翁題斷碑詩

魏督相題王文公祠詩

景定建康志卷三十三

景定建康志卷三十四　宋　周應合　撰

文籍志二

諸國論

陸機二論機本吳人居秦淮晉滅吳乃作辨亡二論并述其祖遜父抗之功業上篇曰昔漢氏失御姦臣竊命禍基京畿毒徧宇內皇綱弛頓王室遂卑於是羣雄蜂駭義兵四合吳武烈皇帝慷慨下國電發荆南權畧紛紜忠勇蓋世威稜則夷羿震盪兵

交則醜虜授馘遂掃清宗祊烝禋皇祖於時雲興之將帶州猋起之師跨邑哮闞之羣風驅熊羆之族霧合雖兵以義動同盟戮力然皆包藏禍心阻兵怙亂或師無謀律喪威稔惡忠規武節未有如此其著者也武烈既沒長沙桓王逸才命世弱冠秀發招攬遺老與之述業神兵東驅奮寡犯衆攻無堅城之將戰無交鋒之虜誅叛柔服而江外底定飭法脩師則威德翕赫賓禮名賢而張昭為之雄交御豪俊而周瑜為之傑彼二君子皆

弘敏而多奇雅達而聰哲故同方者以類附等契者以氣集江東蓋多士矣將北伐諸華誅鉏干紀旋皇輿於夷庚反帝坐於紫闥挾天子以令諸侯清天步而歸舊物戎車既次羣凶側目大業未就中世而殞用集我大皇帝以奇蹤襲逸軌叡心因令圖從政咨於故寔播憲稽乎遺風而加之以篤固申之以節儉疇諮俊茂好謀善斷束帛旅於丘園旌命交乎塗巷故豪彥尋敿而響臻志士希光而景騖異人輻湊猛士如林於是張昭為

師傅周瑜陸公魯肅呂蒙之儔入為心腹出作股肱甘寧淩統程普賀齊朱桓朱然之徒奮其威韓當潘璋黄蓋蔣欽周泰之屬宣其力風雅則諸葛瑾張承步隲以名聲光國政事則顧雍潘濬呂範呂岱以器任幹職奇偉則虞翻陸績張惇以諷議舉正奉使則趙咨沈珩以敏達延譽術數則吳範趙達以禨祥協德董襲陳武殺身以衛主駱統劉基彊諫以補過謀無遺諝舉不失策故遂割據山川跨制荆吳而與天下爭衡矣魏氏嘗藉

戰勝之威率百萬之師浮鄧塞之舟下漢陰之衆羽檝萬計龍躍順流鋭騎千旅虎步原隰謨臣盈室武將連衡喟然有吞江滸之志一宇宙之氣而周瑜驅我偏師黜之赤壁喪旗亂轍僅而獲免收迹遠遁漢王亦憑帝王之號帥巴漢之人乘危騁變結壘千里志報關侯之敗圖收湘西之地而我陸公亦挫之西陵覆師敗績困而後濟絶命永安續以濡須之寇臨川摧鋭蓬籠之戰孑輪不反由是二邦之將喪氣挫鋒勢衂財匱而吳莞然

坐乘其弊故魏人請好漢氏乞盟遂躋天號鼎跱而立西界庸益之郊北裂淮漢之涘東苞百越之地南括羣蠻之表於是講八代之禮蒐三王之樂告類上帝拱揖羣后虎臣毅卒循江而守長棘勁鎩望飇而奮庶尹盡規於上四民展業於下化協殊裔風衍遐圻乃俾一介行人撫巡外域巨象逸駿擾於外閑明珠瑋寶耀於内府珍瑰重迹而至奇玩應響而赴輶軒騁於南荒衝輣息於朔野黎庶免干戈之患戎馬無晨服之虞而帝業

固矣大皇既没幼主蒞朝姦回肆虐景皇聿興虔修遺憲政無大闕守文之良主也降及歸命之初典刑未滅故老猶存大司馬陸公以文武熈朝左丞相陸凱以謇諤盡規而施績范慎以威重顯丁奉鍾離斐以武毅稱孟宗丁固之徒為公卿樓玄賀邵之屬掌機事元首雖病股肱猶良爰逮末葉羣公既喪然後黔首有瓦解之患皇家有土崩之釁歷命應化而微王師躡運而發卒散於陣民奔於邑城池無藩籬之固山川無溝阜之勢

非有工輸雲梯之械智伯灌激之害楚子築室之圍燕人濟西之隊軍未浹辰而社稷夷矣雖忠臣孤憤烈士死節將奚救哉夫曹劉之將非一世所選向時之師無曩日之衆戰守之道抑有前符險阻之利俄然未改而成敗貿理古今詭趣何哉彼此之化殊授任之才異也

下篇曰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吳制荆揚而奄有交廣曹氏雖功濟諸華虐亦深矣其人怨劉公因險以飾智功已薄矣其俗陋夫吳桓王基之

以武太祖成之以德聰明叡達懿度弘遠矣其求賢如弗及卹人如稚子接士盡盛德之容親仁罄丹府之愛拔呂蒙於戎行識潘濬於係虜推誠信士不恤人之我欺量能授器不患權之我偪執鞭鞠躬以重陸公之威悉委武衛以濟周瑜之師畢宮菲食豐功臣之賞披懐虛巳納謨士之筭故魯肅一面而自託士燮蒙險而效命高張公之德而省游田之娱賢諸葛之言而割情欲之歡感陸公之規而除刑法之煩奇劉基之議而作三

爵之誓屏氣踽踽以伺子明之疾分滋揖甘以育凌統之孤登壇忼慨歸魯子之功削投惡言信子瑜之節是以忠臣競盡其謨志士咸得肆力洪規遠略固不厭夫區區者也故百官苟合庶務未遑初都建業羣臣請備禮秩天子辭而弗許曰天下其謂朕何宮室輿服蓋慊如也爰及中葉天人之分既定故百度之缺粗脩雖醲化懿綱未齒乎上代抑其體國經邦之具亦足以為政矣地方幾萬里帶甲將百萬其野沃其兵練其器利其

財豐東負滄海西阻險塞長江制其區宇峻山帶其封域國家之利未見有弘於茲者也借使守之以道御之有術敦率遺典勤民謹政脩定策守常險則可以長世永年未有危亡之患也或曰吳蜀脣齒之國也夫蜀滅吳亡理則然矣夫蜀蓋藩援之與國而非吳人之存亡也其郊境之接重山積險陸無長轂之徑川阸流迅水有驚波之艱雖有銳師百萬啟行不過千夫舳艫千里前驅不過百艦故劉氏之伐陸公喻之長蛇其勢然也

昔蜀之初亡朝臣異謀或欲積石以險其流或欲機械以禦其變天子總羣議而諮之大司馬陸公公以四瀆天地之所以節宣其氣固無可遏之理而機械則彼我所共彼若棄長技以就所屈即荆揚而爭舟檝之用是天贊我也將謹守峽口以待擒耳逮步闡之亂憑寶城以延彊寇資重幣以誘羣蠻於時大邦之衆雲翔電發懸旍江介築壘遵渚衿帶要害以止吳人之西巴漢舟師沿江東下陸公偏師三萬北據東坑深溝高壘按甲

養威反虜跡迹待戮而不敢北窺生路彊寇敗績宵遁
喪師大半分命銳師五千西禦水軍東西同捷獻俘萬
計信哉賢人之謀豈欺我哉自是烽燧罕警封域寡虞
陸公沒而潛謀兆吳釁深而六師駭夫太康之役衆未
盛乎曩日之師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而邦家
顛覆宗廟為墟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不其然歟易
曰湯武革命順乎天或曰亂不極則治不形言帝王之
因天時也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易曰王侯設險

以守其國言為國之恃險也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險言守險之在人也吳之興也參而由焉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及其亡也恃險而已又孫卿所謂舍其參者也夫四州之氓非無衆也大江以南非乏俊也山川之險易守也勁利之器易用也先政之策易循也功不興而禍遘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故先王達經國之長規審存亡之至數謙巳以安百姓敦惠以致人和寬冲以誘俊乂之謀慈和以結士庶之愛是以其安也則

黎元與之同慶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共患安與衆同慶則其危不可得也危與下同患則其難不足䘏也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夌秀無悲殷之思黍離無愍周之感矣

皇甫湜作東晉正閏論曰王者受命於天作主於人必大一統明所受一作授所以正天下之位一天下之心舜傳之尭禹傳之舜以德禪者也桀放於湯紂一作受殺於武以時合者也秦滅二周兼六國以力成者也漢除一作

革秦社稷以義取者也故自堯以降或以德或以時或以力或以義承授如貫始終（一作終始）可明雖殊厥迹皆得其正以及魏取於漢晋得於魏史冊既載彰明可知百王既通行萬代無異辭矣惠帝無道故國陸沉晋之南遷寔曰元帝與夫祖乙之圮耿盤庚之徙亳幽王之滅戲平王之避戎有異乎哉（四字一作其事同其義一矣）而拓跋氏種實匈奴來自幽代襲有先王之桑梓自為中國之位號謂之滅邪晋寔未改謂之禪邪已無所傳而昔（一作往）之

著書者有帝元今之為録者皆閏晋可謂失之遠矣或曰魏之所據中國也對曰所以為堯舜者以禮義也所以為幽厲者無禮義也非繫於地（四字一作豈繫於地哉）杞用夷禮杞即夷矣子居九夷夷不陋矣沐紂之化殷士為頑人矣因戎之遷伊川為陸渾矣非繫於地也晉之南渡人物攸歸禮樂咸在流風善政史實存焉魏氏恣其暴強虐此中夏斬伐之地雞犬無餘驅士女為內籬委之戕殺指衣冠為芻狗逞其屠刈種落繁熾歷年滋多此

而帝之則天下之士有蹈海而死天下之人必(一作有)登山而餓忍食其粟而立其朝哉至於(一作于)孝文始用夏變夷而易姓更法將無及矣且授受無所謂之何哉又曰周繼元隋繼周國家之興寔繼隋氏子謂是何對曰晉為宋宋為齊齊為梁江陵之滅則為周矣陳氏自樹而奪無容於言況隋兼江南一天下而授之於(一作于)我故推而上我受之隋隋得之周周取之梁推梁而上以至於堯舜得天統矣則陳姦于南元閏於北其不昭昭

平其不昭昭乎

呂祖謙十論吳論孫權起於江東拓境荆楚北圖襄陽西圖巴蜀而不得北敵曹操西敵劉備二人皆天下英雄所用將帥亦一時之傑權左右勝之而後能定其國及權國既定曹公已死丕叡繼世中原有可圖之釁權之名將死喪且盡權亦老矣世人謂權之所以為固者東南之地所以為強者東南之兵此大不然夫東南之地天下至弱而孫氏之地又為六朝最弱獨權守之而

固東南之兵天下至弱而孫氏之兵又為六朝最弱獨權用之而強長江而上達於江陵轉江陵之南阨於巫峽上下千里可航而渡者凡幾可扼而守者凡幾道路坦然非有潼關劍門之阻也自廣陵而渡京口自歷陽而渡釆石自邾城而渡武昌易若反手江陵破則上流無結草之固濡須破則江上不知所以為計地之形勢可謂弱矣權之兵衆皆江南舟子綿力薄材之人區區招拾盜賊驅獵止越以寔行伍兵亦可謂弱矣然權用

之如此之固且強何也盖權之所以自立者有謀而已不獨用其臣之謀而又自出其謀内以謀用衆外以謀應敵所以地狹兵少處天下之至弱而抗衡中原成三分之勢者歟始權之初立曹操下荆州移書吳會舉國震駭權聞魯肅之言翻然而悟聞周瑜之議奮然而起一舉而走曹操存劉備基王伯之業此用周瑜魯肅之謀也及劉備借荆州而不反雲長頡頏於上流權謂養雲長使北吞許洛全有江漢回舟東下誰能禦之欲圖

之懼曹操之弊其弊也乗雲長逼許洛曹公以朝命見招權乃殘擊雲長以自効使吕蒙陸遜一襲而得之全有荆楚西閉劉備於三峽北釋曹公之患以安江東此用吕蒙陸遜之謀也方曹丕已禪漢天下憤怒切齒之時權知劉備必報雲長怨曹氏之掎其後也乃於是時釋其憤切之心而稱臣於魏受其爵封擊備而走之此權之謀也及魏責任子而權不遣西患未解而北患復起權之計宜乎窮也權知劉備以復漢為名而曹操篡

位之罪甚於殺雲長備亦欲結巳為與國而專意北圖於是遣使講和以中備之欲遂得息肩於西而專意於北拒魏而退之此權之謀也方曹操之反自烏林憤權而東征謂權恃水以自固故以舟師下合肥權若拒之於江南則曹公水軍入江權軍不戰自潰矣故逆拒之於濡須使操雖有水軍無所施步騎雖多瀕阻江洳春水方生義無所用操嘆息而退此又權之謀也操之旣還自他人觀之大則追軍逐北小則自足稱雄今權不

然反請降於操葢權料操之内憂尚多北有未定之河北西有未復之關中操欲伐之而慮東南之變非大定不往也故稱降以少厭其意而安之使操不復虞東南而盡力西北已得於其間益繕戰守之備以待其再來此權之謀也方曹丕之責任子不得而南征也權見丕之用兵不如其父而老臣宿將亦不盡力如操之時始却之於濡須而再來權之意以謂丕不知兵非使之深入疲竭上下之力則不止非使之臨江南反則丕必不

休故開而致之瀕江而不與之戰挑之而又不應使之力盡而自還又小發以警之魏自是不復敢南出此又權之謀也權又以為兵久不用則士氣鈍疆埸久安則人心逸且使敵人晏然積以歲月坐以成資非計之得也故兩譎淮南之將致而擊之所虜獲足以自資而敵人之資又為之破壞此亦權之謀也權又以謂所用多南兵便于舟楫短於陸戰故用兵未嘗一日捨舟楫而乘勝逐北亦不肯遠水以逐利雖有大舉長驅之計亦

不敢行以僥一時之幸故曹休敗而不敢追殷札獻言而不敢用此亦權之謀也權之受封吳王也盡恭以受其爵命使其國中知已為百姓屈也與邢貞為盟陰以怒其羣下方且為進取之計而自卑屈如此此亦權之謀也故權之為國自奮亦用謀自屈亦用謀勝亦用謀危亦用謀動無非謀也故能以一江為阻而與曹劉為敵然權起非仗義徒知以割據為雄不能與漢室以傾天下之心使當漢末大亂權能招徠中原之士廣募西

北之兵緝馬步之鋭挾舟楫而用之鼓行北出水陸并進孰能當之哉當曹丕之立也權又能求漢室子孫而輔之出師問罪劉備必亦連衡而掎角中原之士挾恩漢之民必有起而應我者矣權不知出此徒自尊於崎嶇蠻夷山海之間故雖力為計謀詭詐然基業僅足以終其身而無足以遺子孫僅足以保其國而不足以爭衡天下惜哉然使權不為計謀以自立則雖其身不能終也況子孫乎其國不能保也況天下乎何以言之權

沒未幾諸葛恪一用之而僅勝再用之而大敗孫綝用之又敗江淮之間惴惴而已上流藉陸抗之賢挾以重兵僅能支襄陽一面抗死則亦惴惴然矣藉使孫皓不為暴虐亦豈能久存也哉後世不察權以計謀自立而區區欲效權之畫江為守是不察夫形勢甲兵之最弱也古人惟陸抗知此抗言於孫皓曰長江峻川限制封域乃守國之常事非智者之所先審抗此言則當時之形勢為不足言而所謂智者所先則有道也抗可謂善

論孫氏形勢者矣

晋論上東晋之始形勢與吳相若然吳北不能過淮而東晋時得中原之地吳旋為晋滅而晋更石勒苻堅之強終不能破其君臣人材去吳遠甚而其固如此者晋以中原正統所繫天下以為共主故也以正統所繫天下共主而百餘年不能平天下雪讎恥恢復舊物晋之君臣斯可罪矣詩美宣王曰內修政事外攘夷狄齊威公晋文公越王句踐皆國中已治然後征伐今夫晋室

南遷士大夫襲中朝之舊賢者以遊談自逸而下者以放誕為娛庶政陵遲風俗大壊故威權兵柄奸人得竊而取之小則跋扈大則簒奪士大夫雖有以事業自任者亦以政事不修財匱力乏而不得盡其志可勝惜哉易曰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夫政事已脩任屬賢將而待可為之時時而進焉則無不成矣晉既内無政事外而任屬又非其人雖有中原可乘之時而我無以赴之雖赴之而敗矣故褚裒北伐蔡謨曰今

日之事必非時賢所辦殷浩之再舉北伐王羲之曰區區江左固已寒心力爭武功非所當作又曰雖有可喜之會内求諸已而所憂乃重於所喜由是觀之晋之政事不脩任屬非其人雖有中原可乘之時亦無能為也然謨之言大抵謂任屬非其人故曰非上聖與英雄自餘莫若度德量力義之之言大抵謂根本不固故曰保淮非復所及長江以外覊縻而已二君雖相當時之失然盡如二君所言則東晋未有復中原雪雠恥之期端

坐江左以待衰弱滅亡而已此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夫東晉之初其強弱何如三國之吳蜀當時有志之士尚能欲自強而不肎休諸葛亮諸葛恪之語最著然亦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亮之言曰先帝知臣伐賊材弱敵強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孔明之治蜀可謂有政蜀之任孔明可謂得人然未有可乗之時恪之言曰今所以敵曹氏者以操兵衆于今適盡司馬懿巳死其子幼弱未能用智計之士今伐之是其

厄會恪之言知可乘之時而不知所脩之政而自量其材與夫所用之人也是故孔明無成而恪卒以敗觀蔡謨王義之與諸葛亮恪之論正相反而各得一偏也今人好興作者必以孔明元遜之言為先而安偷惰者必以蔡謨王義之之言為是酌厥中而論之藏器於身待時而動內脩政而外攘夷狄聖經之言不可易也後世亦曰事貴乘釁又曰上策莫如自治蓋急急自治政事既脩恢復之備已具事會之来不患無也一旦觀釁而

動將無往而不利矣若内雖有自治之名而無自治之寔徒為空言玩日引歲端坐而守而待敵人之自滅非愚之所敢知也苟不相時先事妄發小者無功大者覆敗一旦機會之來事力已竭不能復應東晋之事如此者葢多矣　晉論中昔孟子曰入無法家拂士出無敵國外患者國常亡夫無敵國外患者謂國安可也乃曰常亡何哉盖既無法家拂士又敵患不至則君驕臣縱入於危亡而不自知東晋之末是也晋之始也敵國

雲擾強臣專制上下惴恐如處積薪之上而火將燃者故君無驕泰之失而臣下自以危亡為憂是以内雖王敦蘇峻反叛相尋桓温擅權廢立外則石氏之兵三至江上苻堅淝水之役江東幾至不保然當時人主恐懼於上而王導温嶠陶侃謝安謝玄之徒足以盡其力故至危而復安將亡而復存也及桓温既死苻堅復亾上流諸鎮皆受朝廷號令非有間者跋扈之人也姚氏自守於關西慕容相践於河北非有向日邊境之憂也君

臣上下自以江東之業爲萬世之安心滿意足孝武漸生奢侈於上道子之徒竊威柄於下謝安謝玄至以功名自疑矣安玄既死其政愈壞甚於已危將亡之時泯泯靡靡不自知也已而君臣兄弟之間爭權植黨上流之患復開不待外敵之強而國遂亡矣聖人於無事之時而爲持盈守成之戒可不信夫況東晉雖恥未復遽以無事自處不其愚哉　晋論下杜牧謂宋武不得河北故隋爲王宋爲伯愚謂不然并吞海内之形勢關中

為重河北次之關中者周秦漢用之河北者光武用之皆用之以取天下也曹操石勒以河北取關中苻堅以關中取河北三人者皆吞海内十有八九而不能并東晉之後元魏以河北取關中後周以關中取河北隋唐以關中取天下以此論之用關中并天下者五而不得者二用河北并天下者一而不能者三則關中為重河北次之顧不信乎宋武帝非獨不得河北暫有關中而已何嘗得之哉宋武起於布衣身經百戰戰勝攻取勢

鬅曹操司馬懿而下不可比也舉東南至弱之兵練而用之踐西北至強之國前無橫陣旁無堅敵逆河而上開關而入之用之如建瓴破竹之易可謂奇矣然得關中而不守翻然東歸失百二之地於反掌暮年慷慨登壽陽城樓北望流涕而已可不悲哉愚謂宋武之失關中其罪有三一則好殺伐而不得中原之心二則急窺神器而不能快中原之憤三則倚南兵而不能用中原之人夫宋武下廣固欲盡坑其父老韓範力諫猶誅王

公以下三千人沒入其孥前賢論之以謂舉事曾苻姚之不如有智勇而無仁義豈不當哉其失一也宋武帝之不為晉室藩輔天下所知也然輔晉而行能仗大義使中原知為晉雪百年之憤天下其孰能議之其子亦不失天下今急為簒奪大業不終曹操猶能曰天命有在吾為周文王終身輔漢而不取宋武識慮不及操遠矣其失二也宋武之北伐魏主以問崔浩浩嘗策之以為必克而不能久裕之取燕取秦西北之人未聞據連

城舉大衆來附之者裕獨用南人轉戰山河之間往返萬里使裕收燕之後選用燕之豪傑廣募壯勇以傾三秦得秦之後選用秦之賢傑廣募壯勇以傾河北分爵裂土以功名與衆共之東伐元魏非元嗣所能抗也舉元魏則中原盡得矣東掃慕容之餘燼西剪赫連之遺種以裕之智勇王鎮惡檀傳朱沈之徒為爪牙而謝晦之徒主謀議何為而不成裕之施為既巳不能選用燕秦賢傑廣募壯勇而區區用遠客之南兵縱無所練之

士卒南兵獨用已敗不可支其失三也葢南北異宜攻守異便南兵不可專用有三雖勇而輕一也利險不利易易困難久二也易亂難整三也項羽之破趙一以當百高祖征黥布張良戒毋與楚人爭鋒然羽布皆為高祖以持重困之此雖勇而輕也吳王濞之反有田將軍者請急據洛陽曰漢車騎入梁楚之郊則事敗此利險而不利易也吳楚屯聚數月無食而潰裕軍至長安已謳歌思歸此易困而難久也裕軍至長安日暴市肆此

易亂而難整也裕既無中原之衆欲以南兵守關中人無智愚皆知不可也裕之東歸世以謂劉穆之死急於篡取愚以謂正以南兵不能守關耳裕見已所行事已失中原之情欲全軍共歸則惜關中不忍棄之欲不歸而守則南人思歸既甚將潰而歸矣裕之首領未可保也況關中乎數十年之得一朝失之古今所惜然則後之欲恢復者得中原之郡縣可不以裕為深戒哉

宋論宋文帝以河南之地為宋武帝舊物故竭國家之

力掃國中之兵而取之卒無尺寸之功史稱文帝之敗坐以中旨指授方畧而江南白下輕進易退以愚言論之文帝不用老將舊人而多用少年新進便專任屬猶恐不免於敗況從中以制之乎鋒鏑交於原野而决機於九重之中機會乗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使到彥之輩御精兵亦不能成功況江南白下乎然江南之兵亦非弱也武帝破燕破秦破魏則皆南兵也何武帝用之而強文帝用之而弱也南兵不可專用豈無北方

之人可號召而用之乎蓋武帝失之於前而文帝失之於後也自古東南北伐者有二道東則水路由淮而泗由泗而河西則陸路越漢而洛由洛而秦自晉氏南遷褚裒殷浩桓温謝玄皆獨由一道以進至於武帝則水陸齊舉故能成功今文帝專獨用南兵而專恃水戰舟楫之利雖嘗使薛安都等盡力於關陜而孤軍無援形勢不接此三者文帝之所以敗也使文帝得賢將而任之也於淮外委以經畧不獨用南兵而號召中原之衆

不獨恃舟楫而脩車馬之利則雖未能堅守河南亦不至於一敗而失千里之地再敗而胡馬飲江也文帝脩政事為宋朝之賢主而措置之謬如此可不戒哉

齊論上天下之情艱難則勤承平則惰勤者雖弱小而奮惰者雖盛大而衰夫元魏以兵力之強據中原之地士馬精健上下習兵而喜戰道武以来戰勝攻取未嘗少挫幾并天下然至孝文之時議舉兵伐齊而在廷之臣皆以為不可雖驅之以威莫可行也與間者習戰之

修何其相反哉盖自道武没更以母后幼主持政羣臣皆生長安佚非復柘䟦馬上之士也稍備朝廷宫室之羙非復柘䟦穹廬遷徙之俗也金錢玉帛府庫充滿非復柘䟦計牛馬錐刀之利也羙衣甘食冬温夏凉非復柘䟦習飢餒之勞也髙談徐歩可以致大官取卿相非復柘䟦競戰國攻取之勲也盡變舊俗而流為承平無事矣夫以三代禮義維持而承平無事日久猶且以驕滛致亂况元魏上下無禮義之維持稍稍無事則志氣

滿矣制度侈矣子女盛矣土木興矣夫人已負其天資驕淫之性而入靡麗紛華之域必至於此此慕容苻姚所以不能久也元魏居於雲中未甚離其俗習然猶上下厭兵畏戰國主親在行間而不肯前至於遷洛之後其國衰矣竊譬人之於鷙鳥也去其利爪而傅以鳳鳥之羽則無德可昭無威可畏取死於虞羅必矣然元魏既衰之後宋氏多事齊氏享國日淺梁武謬於攻取待元魏至于國分為二然後自斃若使南朝有英武之主

智謀之士蓄開拓之備而伺其隙則元魏豈能據有中原如是之久也哉　齊論下齊氏享國日淺雖無境外之功而疆埸之間亦無失矣太祖初立魏以劉昶為主入寇高宗之篡魏又入寇皆有以為辭矣然是時魏之入寇無他奇策而齊禦之者亦無高計勝負相當魏不能渡淮南定漢沔齊之大鎮無傷焉齊亦不能追擊魏全軍而反然魏得沔北數城齊不能復取也齊之君臣度未足以開拓故亦不敢深為報復之計待其通使於

我然後歸其俘而納之亦計之是者也然敵情無常和好不久高祖與之講和五年而以明帝篡立為辭分道入寇夫魏孝文豈專為名義者哉求土地之獲而已使齊氏自通好以來邊備不脩一旦變起國中未靖外難又至豈不殆哉不知和好之不可恃自兩漢以來然矣

梁論上陳慶之以東南之兵數千入中原士馬強盛之地大小數十戰未嘗少挫遂入洛陽六朝征伐之功未有若是之快者也然卒以敗歸理亦宜然何以言之夫

孤軍獨進不能成功自古皆然當時梁武使諸道並進乘魏人上下崩離之際分收郡縣河南之地必可取也慶之既至洛陽縱士卒暴横市里此豈弔伐之師乎當時能整軍陣宣布梁德取不樂爾朱氏之人而用之改立魏主則河南之地雖不版圖必當為附庸之國矣南人善步戰而少馬慶之能鏖北兵於平原曠野使挾戰而用胡可敵哉自入敵地務廣騎兵使不樂南之人與南人善射參用之縱不能守洛陽之地多得騎軍猶足

以歸壯國勢且安得有嵩陽之敗哉然慶之與元顥更相猜忌則廣丘之計顥必不行以此觀之慶之進退專之可也顥之成敗不可任也恤顥之成敗而不恤軍旅之衆寡非計之善者也夫慶之固奇才不易議也著其所不及以俟有慶之之才者觀焉

梁論下梁之亡也以侯景武帝納景得禍也速受禍也重元帝僅能滅景而卒不能振其國家悲夫昔馮亭以上黨輸趙平原欲受之趙豹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太史公曰利令智昏

武帝之納侯景是也夫景自以猜疑不容於高氏反覆南來既非吾兵威之所加又非吾馳說之所下忽以三十州數千里之地来歸斯可謂無故之利矣武帝思慮朝臣諫說非不詳矣始疑而卒納之可謂利令智昏矣趙之與梁得地各異而受禍相似趙致長平之師幾至國亡梁致臺城之陷亦至於亡國是禍又甚於趙也趙有強秦之敵推之以致禍梁氏既無強秦之敵而獨一侯景已足以致亂是又出於趙之下也然則在武帝勿

受可乎曰方高氏宇文制東西魏與鼎立三分地廣兵
強者勝如之何勿受受之有道乎曰景之初叛先降西
魏二人已覺其詐于謹則請加爵位而勿遣兵王思政
則請因而進取乃使思政與李綽弼等赴之故已制其
肘腋矣已而思政入潁川逐景出之則已傾其巢穴矣
而又召景入朝則伐其姦謀矣景既不入朝思政遂據
景七州十二鎮之地是魏因納景不血刃而取千餘里
之地武帝施設羅網略無西魏之一二何為而可納武

帝既信其姦詐而以羊鴉仁應接鴉仁非景敵也不足以制景一失也又信朱异捨鄱陽王範而以淵明為帥卒有寒山之敗致軍折於外景益無所憚二失也景之地不得尺寸既失景地何用於景不殺則廢之可也反豢養於邊陲三失也方景之未來而貳於宇文說辭自擀不能逆折其情則曲意為詔以安之既而奔亡入境不能制畜遂捨鈐鍵而縱之盜據邉疆則又從而與之跋扈不遜則又虚辭而説之高氏以淵明為間則又不

能推大信於景而欺之謀及已露則又不能逆擊而討之梁之失也如此其所施之方略所用之將帥與西魏何相萬萬也故非獨不得景尺寸之地而又不得景絲毫之力而受丘山之禍由梁武所用非其人而制置失其宜故也夫無故之利無時無之方畧制置尚鑒茲哉

陳論陳之形勢不足道也視吳又無江陵自峽口至海盡江而已使孫權復生且不能守況叔寶之淫昏乎蓋自晉以來習於水戰以江自恃初不知我能渡敵亦能

渡何足恃哉以愚觀之江若夫北之河耳大河猶有悍湍之虞若江則順風登舟一瞬可濟雖有京口采石潯陽武昌巴陵號為控扼豈秦關劒閣之比哉守江之計必得淮南以為戰地荆楚控扼上流又有舟師戰於江中然後可以粗安孫權之拒曹操東晉之拒苻堅宋之拒魏太武齊之拒魏孝文是也若曰亾淮南荆襄而獨憑恃洪流以為大險豈不可笑也今陳既失淮南又失江陵吳阻長江又有南郡一旦王渾之師入自淮南杜

預之師入自襄陽王濬之師從江而下沿江鎮戍不能禦也陳阻長江又失荊州一旦賀若弼出淮南秦王俊出荊襄楊素之師泛江而下沿江鎮戍能禦而不能破也蓋無淮南襄陽則自廣陵至於峽口皆可渡也吳陳三世之後亡國已幸矣唐末楊行密據有江淮既死而李昪取之建都金陵以孫權自處迨其有淮南諸郡則闊步高視東攻二浙西取湖南南取閩越南方莫強焉及淮南為周世宗所取則自窘以至於亡亦失淮南則

不能守江南之明驗也王羲之云保淮非所及不如保江蓋見吳之能守而未見若陳與南唐不可守者也後之智計君子既有見焉謹勿割棄荆淮而為守江之論也

景定建康志卷三十四

景定建康志卷三十五　　宋　周應合　撰

文籍志三

奏議　議關建康而最切者全録于此餘者摘録要語隨事入於各志

李綱奏臨幸建康在立志以成中興之功臣伏覩車駕以仲春令辰發軔吳門臨幸建康斷自宸衷不貳不疑慨然有恢復土宇掃清中原拯濟烝黎戡定禍亂克剪大憝刷耻復仇之志天下臣子莫不望風跂竦抃蹈踊

躍願少須臾無死以觀中興之功誠甚盛之舉也臣竊觀自古建功立事扶持社稷之臣未嘗不以立志為先申包胥聞伍員有覆楚之言則曰我必存之其後哭秦庭以乞師卒如其志張東之語武氏於荆南江中其後卒復唐祚垂祀三百一夫發念其烈如此而況以聖明之資為萬乘之主乎高祖之志見於不肯鬱鬱久居漢中而與韓信論定三秦之策光武之志見於披輿地圖於信都城樓上與鄧禹論天下大計此皆志定於前

功成於後初似落落難合而卒能建大功立大名定大業功施於當年名垂於後世載在典冊不可誣也恭惟皇帝陛下天錫勇智運屬艱難遵養時晦之久應機立斷幡然改圖思欲撥亂興衰光復祖宗之大業故親總六師以臨江表捨去吳越而幸建康漸為北伐之計志慮規模可謂宏遠矣臣願陛下益廣聖志充而行之與神為謀日新其德勿以去冬驟勝而自怠勿以目前粗定而自安凡可以致中興之治者無不為凡可以害中

興之功者無不去有所規畫措置必以天下為度必以施於長久可傳於後世為法則中興不難致矣夫中興之於用兵只是一事要以脩政事信賞刑明是非别邪正招徠人材鼔作士氣愛惜民力順道衆心為先數者既備則士奮於朝農安於野穀粟充盈財用不匱將帥輯睦士卒樂戰用兵其有不勝者哉方今敵人雖彊不仁不義專務變詐暴虐以脅制天下神怒人憤莫之與親自古豈有如此而能久立國者正如隆冬冱陰沍寒

層冰千里陽和既回應時銷釋此理之必至無足怪也
昔范蠡説越王勾踐以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
者與地勾踐用之國以富彊然又必以人事與天時相
參然後乃能成功遂以報吳臣竊觀國家去歲諸路豐
穰今春雨暘調適又將豐歲是在我者得天時矣正當
脩人事以應之以我之無釁待彼之有釁則戡亂定功
役不再籍夫何遠之有臣以固陋自靖康以来與聞國
論獨持戰守之策不敢以和議焉然今十有二年矣孤

危寡與屢遭謗誣仰賴聖明曲加照察脫身九死之濵今得承乏待罪方面恭聞戎輅臨駐江干將大有為以成戡定之烈欣幸之情倍萬常品顧雖衰病尚庶幾未填溝壑間獲覩陛下恢復中原攄憤千古志願畢矣

汪藻奏乞分張浚軍策應建康臣昨自三月末得之傳聞云金人在建康築城為度夏計臣雖幸其不然然心竊憂之以為中國困於勍敵而得少休息者正賴其不能觸熱故常巳寒方至未暑先歸吾於半年間汲汲

措畫猶每歲奔命不暇今若縱其度夏則長為巢穴無所忌憚不知朝廷何以枝梧洎到行在聞韓世忠列戰艦江中遮其歸路日有所獲且言金人窮蹙之狀臣竊欣幸以為三月所傳蓋誕妄耳續覩黄牓備録韓世忠捷奏又以為朝夕必可掃除今近二十日矣其耗寂然議者頗疑世忠奏狀未必皆寔兼數日人自常潤来者皆云敵於蔣山雨花臺兩處各剏大寨抱城開河兩道以護之及穴山作小洞子以為逃暑之地陸增城壘水

造戰船而采石金人已渡復回者纍纍不絕今且五月
矣比常年去已月餘乃反去而復回其欲留建康明甚
如此則與三月所傳又似符合臣聞金人動設詭詐尤
喜為窮蹙之狀以疑我師我師隨其計中者前後非一
今安知其本不為度夏計而陽為窮蹙者特以疑誤我
師耶建康為東南咽喉國之門户也天下轉輸朝廷號
令未有不由此而通者若金人果據此為巢穴則東南
饋餉遂絕如人扼其咽喉守其門户果得高枕而卧乎

不知羣臣日至上前亦常有反復及此者否豈遂以為無事而所當講者承平之先務乎抑揣陛下非所樂聞而不以聞也不惟是而已人既扼我咽喉守我門户則羣盜亦將視我緩急以我為向背國家果有力能使之退聽屏息乎況又有意外之憂所難言者不得不慮臣愚以為此事所係非細廟堂當若救焚拯溺然朝夕在念及五六月間我師便利之時會諸將與韓世忠一舉掃除非特去目前之患將使懲創終身不敢復南其利

害豈不相萬哉雖聞近遣張浚提兵過江節制浙西人馬迤邐前去以為策應此固陛下長筭也不知張浚果能為陛下有慨然立功之意乎臣愚欲乞專差得力使臣數人齎奉陛下宸翰星夜兼程自襄鄧荆湖以來迎張浚軍令分數萬人順流而下仍於上流自計置粮斛載以自隨彼張浚軍既皆新人必精鋭可用且敵又見上流之師㚒然而至莫知其數必破膽奔潰此制敵一奇也如其不然八九月間氣候稍凉彼得時矣機會一

失雖悔何追伏望睿慈不以臣言為愚輕忽此事特加

採納不勝幸甚

葉適議安集淮民以扞江面竊照去歲敵入兩淮所殘

破處安豐濠盱眙楚廬和無為七郡其民奔逃渡江求

活者凡二十萬家而依山傍水相保聚以自固者亦幾

二十萬家今所團結即其保聚不流徙者雖不能盡在

其中大約已十餘萬家其流徙者死於凍餓疾疫幾殫

其半而保聚之民亦有為敵驅掠而去者散為盜賊則

又不在焉度今七郡之民通計三十萬家和議未定室廬不成就使和議有定其短長之期又未可知此三十萬家者終當皇皇無所歸宿盖淮土四戰之場敵兵往來之地民生其間勢固應爾然自古立國未嘗不有以處之也無以處之則地為棄地而國誰與共守設使今歲邊報復急此三十萬家者又將奔迸流徙而喪其生乎春秋戰國之時晝國而守大為城邑小為壘壁百里之國皆有邊面自非暴君苛政其民未嘗散之四方兩

漢以後裂為南北中原不合者凡數百年人在戰地各自為家養生送死老子長孫未嘗有關役非有以自守不肯輕棄其鄉安能如此自唐以後至於本朝以和戎為國是千里之州百里之邑混然一區烟火相望無有扞蔽一旦邉塵猝起星飛雲散無有能自保者南渡之後前經逆亮之禍近有布薩揆之冦累世生聚一朝蕩然故其昨於國家營度規恢之初以為未須便做且當於邉淮先募弓弩手耕極邉三十里之地西至襄漢東

盡楚泗約可十萬家列屋而居使邊面牢寔敵人不得踰越所以安其外也盖漢唐守邉郡而安中州未有不如此者也今事已無及長淮之險與敵共之惟有因民之欲令其依山阻水自相保聚用其豪傑借其毅勢縻以小職濟其急難春夏散耕秋冬入保大將憑城郭諸使總號令敵雖大入而吾之人民安堵如故扣城則不下攻壁則不入然後設伏以誘其進縱兵以擾其歸使此謀果定行之有成又何汲汲於畏敵乎所以安其内

也夫徒手搏虎以幸其斃一夫之勇也一夫之勇未必驗而一夫之怯其為驗也决矣為天下者不以天下之大而就一夫之勇故甚願朝廷以謀困敵以計守邊安集兩淮以扞江面使淮人不遁則彼又安敢萌窺江之謀乎故堡塢之作山水寨之聚守以精志行以彊力少而必精小而必堅毋徇空言而姑寔利則今日之所行與漢唐之屯田六朝三國春秋之壘辟彼各有以施之不相謀而相得故也伏乞照會指揮施行○甚去歳嘗

首建防江之議繼來建康效詳前後案牘無非葺治戰艦布列岸兵栽埋鹿角釘設暗樁開掘溝塹計步而守數里而屯皆元勲故老之已行謀臣策士之素講雖其間用之有利不利然終未有能捨此而特立也如鹿角暗樁之類去歲論者固嘗指為兒戲及扣其别有何策則又寂無所言適猶謂厲人心而堅守阻大江而自固則如前數事亦豈不足以立功至十月之末邉遽告急淮人渡江以億萬計江南震動衆情皇惑一日有兩騎

偽效番裝躍馬江岸相傳金人至矣濟渡之舟斫纜離岸櫓楫失措渡者攀舟覆溺數十百人某始歎息曰是真不足賴也今雖岸步有寨江流有船鹿角暗樁數重並設溝塹深闊不可越踰其如人心已揺誰與力拒萬一敵兵果至彼皆棄之而走爾所以建炎紹興之間烏珠輩未嘗不徑渡江南如逆亮之不得濟而殞者幸也於是始捐重賞募勇士渡江北刼敵營石跋定山上下凡十數往返取其俘馘係纍以報江南奮氣見者賈勇

而人心始安敵亦由此卷甲遁矣然後知三國孫氏常以江北守江不以江南守江至於六朝無不皆然乃昔人已用之明驗自南唐以来始稍失之故建炎紹興不暇尋繹爾然渡江之兵苦於江北無家基寨無所駐是故石斌賢之徒不能成大功宣司賞急呼邽彥明五茵欲令將兵策應和州竟泯嘿而止今石跋則屏蔽采石定山則屏蔽靖安瓜步則屏蔽東陽下蜀西護歴陽東連儀真緩急應援首尾聯絡所築皆是故基磚石猶在今

各堡無事之時只以五百人一將戍守常加修葺勿使廢壞收聚居民與之為主令岸渡繁會自成市井若萬一有警乞從朝廷即令各堡增募千人照吐渾等伏並與幇放總領所請給隨堡防守敎閱諸州禁兵抽摘二千人以九月至并於防江效用内摘那千人各堡二千五百人并堡塢内外居民二千家之勝兵者或臨時旋行招募亦各二千人各堡通為四千五百人相共守把然後令制置司以八九月别募精勇敢死士千人十一去歲

月募兵今歳敵兵已聚於河南或和議不成其来必早　厚帑請給以待刼寨焚糧直前搏擊之用盖堡塢之成於防江有四利往日江南列營五萬人去歳亦不下三萬而民兵不預然止可坐食而守敵果窺江責其不走固已難矣而況進戰乎何者敵在北岸共長江之險兵衆騎多而吾軍之氣已奪也今堡塢既立敵有所忌固不敢窺江就使来窺江南岸兵膽氣自生志力得展使之前進無所畏怯一利也雖有各處戰艦然敵已在江岸或聲言奪船徑渡或寔

為造舟之勢我之舟師往往不敢放出北岸勝負未決
旁觀膽落憂恐萬端今堡塢既成敵縱在江北我有應
接之利或近岸排列千弩並發或捨舟登岸乘勢擊逐
二利也至於海舟風帆八面便利捷疾尤在舟師之上
然追敵於岸而收全功者其勢易俟其入江而決死鬬
者其勢難今堡塢既成有易無難三利也戰艦甲士虛
閑舟中擁戈坐觀從昔病之無策可治今舟得便利人
無虛設四利也使敵果忌保塢為彼之害或擁大衆志

在必取今石䟦瓜步近在江津定山去江纔三里爾我以戰艦海舟為江中家計強弩所及彼將腹背受敵自投死地理在不疑脫若敵人畏而不前置而不問盡力攻擊和滁真六合等城或有退邀我以堡塢全力助其襲逐或形其前或出其後制勝必矣此堡塢之利所以為用力寡而收功博孫氏六朝以江北而守江南能立國於百戰之餘者非幸也數也故適欲因屯田堡塢之立收兵民雜守之用屏蔽江面先作一層使江北之民

心有所恃敵雖再来不復求渡騰突紛擾貽亂江南次第入深因其險要用其豪傑見團結山水為寨者四十七處此於官司之力無縁周遍特借以聲勢使自為守春夏散耕秋冬入保蓋孫氏六朝保固江淮之成規非充國先零粟衹許下之謂也不然則南北並争之際無歲不有兵革淮人豈能屢逃屢復以自濵於流離死亡也哉所有定山爪步石跋三處堡塢圖本并四十七處團結山水寨居民戶口姓名帳冊謹隨狀繳申伏乞指

揮施行一自江距淮地里闊遠加以濠梁殘冦未退人情憂疑未敢放心復業保聚之計只得自近而遠今欲先於沿江地分真滁和三州各立堡塢一層如真州則於瓜步滁州則於定山一帶（定山一帶係屬真和州界緣沿江別無滁州地分惟定山一帶最為徑便其滁州人户願就此處併聚者聽從所有稅役自合仍舊屬真和州）和州則於楊林石跋不但緩急之際可以保衛居民亦可捍蔽江面以待策應（去歲敵騎蹂踐兩淮曾於瓜步定山一帶劄寨及於楊林石跋窺覘江面今措置保聚最為緊切去處）

一上項瓜步定山楊林石跋並合從官司措

置隨其地勢或依山或阻水就加葺理務令牢寔此外入深第二層更擇別有山水險要可充堡塢去處接續措置以次申奏其沿邊差官未及去處見已出給公據付忠義頭目等人分頭前去說諭各處土豪人從便一面先次團結本司即與差官覆寔措置仍量立賞格以示激勸今具所給公據如後

當司今差某人前去某州軍界內說諭本處土豪有信義為衆所推服之人先與借補官資差充總首令各役便選擇地利依山傍水可充堡塢去處團結人户防備敵騎衝突目即勸誘流民復業且就便居止或有急難則入塢屯聚如保守無虞即當差官前去點檢照當

司所定則例具申朝廷正補官資施行今開具下項三千口以上補進勇副尉五千口以上補進義副尉一萬口以上補進義校尉一萬五千口以上補進武校尉二萬口以上補承信郎三萬口以上補承節郎四萬口以上補保義郎五萬口以上補成忠郎右帖付其人仰執此前去多方說諭仍開具已說諭到土豪姓名及圖畫堡塢去處山水形勢逐一貼說繳申切待差官覆寔施行此項目今淮上如和州瀝湖有胡知禮盱眙嘉山有趙玘兄弟等去歲皆自團結北騎侵犯已能保守內瀝湖曾射殺金統軍并人騎甚衆遺屍至今滿河功賞未録其他安豐光黃等處往往皆有土豪保聚之人官司安頓因其險阻斟酌措置俟

見次第續行條具申明一瓜步定山楊林石跂等處係是捍蔽江面不止為淮民保聚之計合於內起盖蘆廠屋屯駐官兵及應副本司官吏安泊椿頓錢糧軍器等內倉厫軍杖庫等合用瓦屋仍開掘壕塹築壘土城以備敵騎衝突及其餘接續措置去處所有工料錢米難以便行拘措歸一數目欲乞朝廷科撥錢四十萬貫米一十萬石付淮東西總領所樁管仍就總領所差官受給遇有本司支遣即關牒照數支破俟結局日具細數申朝廷出豁

施行熟照若興此役流民必多應募因可以贍給之不至狼狽失所一今來所立堡塢蓋為各自保護一處及敵或衝突攻圍即互策應燒刼營寨出奇立功所用兵器合從官司量行給付照得兩淮民兵最便于皮笠紙甲皮甲短裝弩勝於鐵兜鍪鐵甲及神勁尅敵等弩遠甚又其工費難易相去十之七八此外如三义槍短槍手斧提刀之類皆不可闕今當以十萬人軍器為率欲乞朝廷行下内郡逐急分頭置造施行一兩淮地分除舒蘄通泰諸州人户見自安業

不用措置外有廬和濠光揚楚其滁州安豐高郵盱眙及黄州故鎮無為巢縣等處並合從上項條具次第措置施行

書

葉夢得與丞相論防冬書某頓首再拜僕射相公鈞座秋暑猶未退即日伏惟鈞候動止萬福某近因到官具書伸謝必已呈浼記室衰鈍黽勉亦將幾月郡事雖甚繖連日撥遣冗滯數百事似已少間其餘皆可徐以力

治惟是防冬一事不無私憂茫然都未有圖議者或謂今歲敵未必來或謂二大將既分宣撫兩淮本道乃在腹裏非所慮或謂萬一有警朝廷必自委二大將守江非本道之職三者竊皆以為過據日前探報頗言敵點兵開河積糧料器具遠近略同必無安靜之理今淮東偽邳州兵形已見不來則已來恐非常歲之比前為敵者劉豫主兵者劉麟所驅用者吾山東淮甸之民今以金主易劉豫以四太子易劉麟以北騎易吾民是豈可

忽乎二大將宣撫兩淮固其職矣然未見別有大措畫必可以固吾圉者近惟張宗顏數千人趋合淝爾甲寅歲豫賊至楚州丙辰歲豫賊過濠州皆在九月十月之間非無大將未嘗前知今可保復無此乎自古保江必先固淮曹操不能越濡須苻堅不能出渦口魏太武不能窺瓜步周世宗不能有壽春皆以我先得淮東也今淮未有必固之理而欲恃江以為重何可為萬全計前歲閩以四大將自池州而上直至平江之境各分其地

州郡皆不與此固勢必如此然以兵捍疆埸乃所以為民保境土若將帥與州郡不相關則兵民分為二境上何以獨濟往時杜充失守之因江上兵非不多自王𤫊先遁於采石諸軍皆潰無復捍敵吾民奔避不及反為潰兵剽略敵得乘之南渡此相公所知也況本道界分已自無劉光世一軍若以他軍那融添補則兵力厚薄尤可見今若責江淮於將帥而使守臣表裏得共為之計猶可待不虞若淮未能固而必恃江以為守則王𤫊

之戒不可不思其久在山林不聞廟議既不得已於此
懲往者呂公之困誓不敢復出一語然平日拳拳之心
有不能終愧藿食者因季華行輒私布之本府惟有民
間自欲團結可使保鄉里漸已料理復恐議者不知本
末謹具劄子禀達其餘數十條併附之别紙此非其職
徒以相公平昔相予之厚忘其僣率思致輿人之言以
答豪末皇恐餘祈倍保鈞重上副眷倚不宣
又與丞相書某頓首再拜上啓僕射相公鈞座某昨日

早遞中忽遽上狀必獲呈浼即日伏惟鈞候動止萬福敵自昨日探報後未有繼至者張少傅處見録到偽牓文必已繳申狂悖之志可見傳聞既廣遠近不無震駭姑示以持重鎮安人心而密計所當為者以俟朝廷處分然後施行事不一未易遽陳竊料廟謨必皆有定策今沿江一帶自江州直至臨安幾千餘里順流而下無非可隄防者昨敵兩至江上審觀形勢已熟四五年来又多得淮浙人講究利害宜無所不至必不更循舊轍

當有出我不意者則我恐亦不當但以前日待之詢之
衆論多謂敵前兩至朝廷先失之畏而不為守計故但
退避彼得乗以渡江復失之怯而不為戰計故僅能守
彼師老得以善去今日之算惟一切反此内力為守備
使纖悉無遺策外示以戰形使知吾無所憚姑存和議
佯為小屈以觀其釁彼是畏我則必以謬悠之辭廹我
而不敢來倘疑而未决則必且擁重兵向江以嘗我我
堅壁不動與之相持待其糧盡力屈則惟所欲為不識

亦足聽採否目下急務莫若先棄蕩積聚使無所仰食以伐其謀縱有不及亦勝不為若朝廷不欲便行則但委諸將分為固不害事我所儲備尤不可緩本路建康最號豐足比計之内外諸司一金以上共不滿七十萬緡米六七萬石而已他州可知常平糶米并買牛吏乞詳度輕重民去接新已近闕牛户早禾栽插已徧晚禾人各自擘畫亦不至甚病姑存之亦善其職守過計仰恃眷予不敢自為形迹輙僭具禀達繼有可效區區着

亦當節次續聞伏幸寬明貸亮不宣

乾隆御覽之寶

景定建康志卷三十五